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七十三　　　宋　王與之　撰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去聲）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音亮）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

賈氏曰此與下攻金之工為目○鄭鍔曰木可攻也皮可攻也經亦以攻言之經曰爍金以為刃攻之之道殆以火爍之歟

劉迎曰先儒以多錫為下齊少錫為上齊是則上下

齊以錫為多寡也然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皆五分其金而錫居二何以分上下齊乎所謂齊者知有齊量輕重於其閒 ○王昭禹曰築氏為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錫為多故曰執下齊冶氏為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用錫為少故曰執上齊以削為下齊而言築氏執之則大刃鑑燧之屬皆下齊也以戈戟為上齊而言冶氏執之則鐘鼎斤斧之屬皆上齊也舉築冶二工其他以類推之可知矣

○鄭康成曰聲鐘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劒之屬 ○鄭鍔曰鳧氏為鐘然能鳴之類不止於鐘故以聲言之桃氏為劒然器

之利者不止於劒故以刃言之

金有六齊

鄭康成曰目和金之品數○鄭鍔曰凡物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金至剛之物錫至柔之物金有赤黑之色錫有青白之色金不濟之以錫其為器也剛烈而不和不和之以錫其為色也昏昧而不明故六齊之金皆用錫特其所以異者有多少而已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

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王昭禹曰鐘以擊鼎以烹用錫爲最少故六分其金而錫居一斧以伐斤以斫用錫宜差多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一戈戟皆用之以刺防其或挫折用錫宜多於斧斤故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凡此皆所謂上齊也○陳用之曰鐘鼎欲其傳之久故其齊居最○鄭鍔曰鐘貴其聲之清鼎欲其體之固斧斤戈戟欲其鋒

之利金多則然也大刃則戚揚之屬施之斬斫則防其易虧

缺故三分其金而錫居一削則以制書殺矢中之則

死皆欲其堅忍不脆其用錫又宜多於大刃故五分

其金而錫居二○鄭鍔曰刃劒也削也殺矢也雖皆以利爲尚然今之用刃者皆須磨錯

使其光明瑩照則知貴其色之青白矣惟錫多則然也○陳用之曰斧斤戈戟大刃削殺矢則將斫而用

之各稱其用而爲之等焉鑒燧以取水火於日月或用之以照以

明白爲上故用錫爲最多而金錫相半焉凡此所謂

下齊也○薛氏曰鑒燧之齊均有取乎金錫之半而

司烜則曰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其齊同而用異何也蓋如籥章逆暑迎寒皆用土鼓豳詩且土鼓豳詩一也而逆暑迎寒皆以是者所用各有時所占各有氣惟以聲應時以時占氣則氣無不應金錫半為鑒燧之齊則陰陽之性均而不偏當晝取火於日晝陽中也純陽之精於是而可降當夜取水於月夜陰中也純陰之精於是而可挹大抵神緣精而寓精因神而止氣因精而生偏陽則陰竭偏陰

則陽竭二者不偏然後水火可以相待而成

鄭鍔曰攻金之工有桃氏有冶氏有鳧氏有㮚氏有段氏有築氏或為削或為戈戟或為鐘或為劍或為量為鎛獨無為鼎為斧斤為鑒燧之工鼎亦鐘之屬可附於鳧氏之官斧斤亦上齊可附於戈戟之列鑒燧獨無所可附意者自有鑒燧之工執中齊記者亡之爾○陳用之曰鑒燧之器於六者無所類然以明白為上則攻煎金錫豈非㮚之㮚氏

築氏為削

趙氏曰削是削刻書之刀古者未有紙筆凡事寫之竹簡欲竄則以刀削裁去之尚書序云更以竹簡寫之夫子作春秋削則削筆則筆是也故有築氏之工名官以築者蓋築所以致實書之所述欲刪其煩冗而取其實故也○鄭鍔曰大事書於策小事書於簡而簡策所書者非筆也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而方策所書者亦非筆也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而彝圖所書者亦非筆也然則如之何名之曰書蓋為刀而刻於上月書刀而名之曰削其為物甚微其為制甚易特立一官以掌之春秋書築築臺築囿詩人美作室言築之登登則築者欲其堅而已為削以刻字天下之書無窮

而字之刻亦無已苟非鍛鍊之堅何以供無窮之用名之曰築厥有旨哉○王昭禹曰築有節也削以裁書而治之故以削書名官謂築氏

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

王昭禹曰十寸為尺十分為寸以長尺而累之則合六削適六尺矣環而圍之其勢圜足以成規則不期於圜而自中於規矣○鄭鍔曰取六削而周環以合之欲其成規取諸圓也蓋削者曲刀也其形偃曲如弓之反張而為之也其形曲則過乎曲不可也不及

乎曲亦不可也合六削而圜然後其曲為得中凡蓋言其制作之法其度當如是耳王安石云合六成規取乎地數之中惟成為能無窮惟中為能有常書為不刊之典削所以裁制其書豈可削哉合六成規所以稱其書也是亦衍說

欲新而無窮

趙氏曰天下之器久則必舊然庖丁解牛十有九年其刃新發於硎無他器之善其制故也書之所述無

窮則削之用亦欲無窮所以築氏亦欲常新而無窮已○鄭鍔曰刀之新者必利既久則鈍夫久而鈍者鍛金不堅耳金不堅故其新有時而窮削之所用者大故欲鍛之有法使其新也常無窮而已

𣻘盡而無惡

鄭康成曰謂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𣻘盡無瑕惡也○鄭鍔曰刀之久者必惡惡如今上鏽也久而生惡亦以鍛金無法故也○王昭曰𣻘盡者亦其鋒芒之適於用者然也若其脊刃亦未嘗有虧缺之疵豈非無惡之謂凡此皆材美工巧之效所謂鲁之削不過此也

冶氏為殺矢

鄭鍔曰泥在鈞唯甄者之所為金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則冶者鑄金之工也攻金之工六孰非冶哉特於戈戟之工稱冶者蓋他工用金或鎔之而寫於範模之中唯戈戟則冶而成故正名其官曰冶○趙氏曰冶氏為殺矢所執者下齊也而其目乃稱冶氏執上齊者何謂注疏解義皆以為秦火後脫誤其實不然蓋冶氏正為戈戟上齊正是冶氏所執所謂殺矢非

冶氏正職特兼為之蓋經中自有矢人故也然矢人為矢只是理會輕重笴羽至於箭鏃却是冶氏以金燒打成矢人不過用見成之鏃安排結裹成箭如今之造矢者何嘗自打鐵刃依舊是鐵匠打來特買來刮摩訂鬬成惟其矢刃皆是金工做底故令冶氏兼為之如輪人為輪又兼為蓋也所以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此四句冶氏矢人皆言之者意實在此考工所以言上齊於序目者指戈戟正職而言也然

慮治氏知戈戟之器而廢殺矢之事故專以殺矢名其職且於職中先言為殺矢之制方繼以戈戟之事焉以見其相兼不可偏廢之意至於矢人有五矢而治氏止為殺矢者意者殺矢用於近射田獵要中之則死不可以他矢論所以考工言六齊獨曰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其他皆無齊焉以此見殺矢用金為多

刃長寸圍寸鋌（音挺）十之重三垸（音丸）

趙氏曰刃長寸謂箭鏃長一寸也圍寸刃圍轉亦一寸也據矢人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刃長二寸者意者刃只一寸併刄與刄把處言之卻有二寸鏃謂箭足入稾中者鋌十之則入稾中凡一尺矣謂之鋌取其直也矢人云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亦言稾中之鐵鋌也垸注謂量名疏謂非斛量之號是稱兩之名但不知所重幾何注疏皆未聞不可考也然治氏言此四句於職之首矢人言於職之末者豈非言於篇

首所以見其不可緩之意而言於篇末又以見此物冶氏所職非矢人所當急歟

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趙氏曰自此以下却是說戈戟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鄭康成曰戈今句孑戟也戟三刃戈小而戟大戟兵器之最健者其别於戈以此内謂胡下接柲處正是鐵筩子入木柄者這裏面謂之内胡謂刃之旁出者援謂自柲直至上尖頭刺刃也○鄭鍔曰戈之狀有曲而下垂者謂之胡有直而上達者

謂之援其柄謂之柲柲之受胡者謂之內 戈廣二寸揔內與援與胡言三者皆徑廣二寸疏謂廣二寸只是說胡闊若是專說胡徑當言胡廣不應言戈廣也內倍之其長四寸胡三之其長六寸援四之其長八寸

已倨則不入已句音鉤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鄭鍔曰已之為言大也倨直也句曲也○趙氏曰倨句長短皆指胡之四病蓋戈之所用在胡故特言之注云戈句兵也中義謂戈戟不比矛頭有鉤以句物

不可謂之句兵以爲注之非不知注之言有據下文
廬人云句兵欲無彈注云句兵戈戟屬刺兵欲無蜎
注云刺兵矛屬是戈戟可以言句也禮書畫戈戟胡
皆下垂信可謂之句兵矣已倨注謂胡微直而邪多
疏謂胡頭大舒是胡頭去援太遠過直可知已句注
謂胡曲多疏謂胡頭太横是胡頭去援太近過曲可
知直則以之刺人而不能入曲則以之刺人而創不
決疏云胡太横則擁不削物故創不決也注謂胡之

曲直鋝本必橫而取圜于磬折疏釋之謂胡要橫𨑡微邪向上不倨不句要如磬之折殺之勢如此則無前四病此說甚分明長内謂内過長也短内過短也内四寸援八寸内過長則胡向上侵援援無八寸則短矣短則胡向上近援胡頭低注所以云如此則胡曲於磬折也胡既與援相近故引之則援與胡並鉤並鉤則援易折前謂援以其在上故云前也内過短則胡必近下為之胡内必無四寸而援長反踰八寸

注所以云如此則胡倨於磬折也胡既近下安之則頭斜頭斜則引之不能速及故不疾也決乃決開之意如決之東方則東流之決矣但言其速爾○毛氏曰倨句以胡言長短以援言胡刺以擊亦刺以刺太直則刃不得刺人故已倨則不入太曲則刃不得擊人故已句則不決內長則援短援短則胡亦短兩者俱短則在工為太輕矣故折前內短則援長援長則胡亦長兩者俱長則在工為太重故引之不疾

是故倨句外博

鄭康成曰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

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賈氏曰倨謂胡上句謂胡下倨句皆有外廣倨之外胡之裏謂胡下近本增之使廣也句之外胡之表謂胡上近本增之使廣也○趙氏曰以注與疏考之本即援也倨外博者謂自胡刃上頭直處從外頭沿入刃裏直至刃下曲處要去本闊也句外博者謂自胡刃下頭曲處從外面向上至直處沿入刃裏倨外頭要去本闊也無他欲上下尺寸皆去援寬則不太㣲不太直自然合於磬折無上四病而便用矣○陳用之曰戈戟刺兵也句者若矛是也此篇所記倨句利病似皆句兵之制度而

以屬之戈戟豈其然乎鄭氏不此之思即以戈戟為句兵失之至若以戈之用為在胡謂援短則曲於磬折援長則倨於磬折倨之外為胡之裏句之外為胡之表非徒牽合而失其本旨於形制亦無所考

重三鋝 音劣

鄭司農曰鋝量名讀為刷○鄭康成曰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為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為一斤四兩○鄭鍔曰書之呂刑有其罰百鍰千鍰之數鍰即鋝也三鍰言戈之金共重一斤四兩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

重三鋝

王昭禹曰戟今戈類然戟有三鋒則其廣宜少殺於戈然後便於用故戈廣二寸而戟廣寸有半寸内三之凡長四寸有半寸援五之則其長七寸有半寸與内之長亦共尺有二寸○趙氏曰三鋒共廣四寸半戟之長亦尺有二寸胡之長亦六寸特胡内獨長於戈之内半寸援卻短於戈之援半寸葢戟刃多則頭重所以深内半寸減援半寸則戟柲插得牢而難脫

也倨句中矩若以平易解之皆是說胡謂胡直處曲處中矩四方平正也然倨句之形惟方而無角者方是既為倨句乃不方不員豈得曰中矩此注所以分為二事分倨於援分中矩於胡也注云胡直中矩言方正也戟胡横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歟疏云胡六寸横貫三寸直下三寸是胡中矩也援七寸半亦以三寸為横稍舉之使不中矩以四寸半者向上為磬折向外此援為倨句也○鄭鍔曰前所言

戈之援即是直而上達者此戟既有三鋒則所謂援者乃其旁之直而上達者刺乃當中而直前之鋒也戟之廣既減於戈廣之寸若不三鋒則不得與戈同重三鋝故言與刺重三鋝言合三鋒乃如戈之重也

總論

鄭鍔曰五兵之制尚矣書有執戈上刃之文而執劒執瞿說者皆以爲戟屬經有司戈盾之官而不司戟詩有干戈戚揚之文亦不言戟以理考之兵之用最

多者無如戈觀宮之終生以戈椿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詩曰荷戈與祋書曰稱爾戈經之司戈盾言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軍旅會同授貳車戈授虎士戈無所往而不用焉豈非以其柲短而易持其胡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故歟然左傳有子都拔棘之事明堂位言越棘經於掌舍有棘門楚武王荆尸而舉授師孑焉説者謂孑者戟也則戟亦未嘗不與

戈並用然不若戈爲常用故後世以戟賜臣下之有勲者或韜以赤油或韜以黼黻而謂之棨戟以代斧鉞焉先儒謂戈或謂之雞鳴者以其胡似雞鳴也或謂之擁頸者以其胡曲故謂之擁頸也凡戟而無刃者秦晉之間謂之孑或謂之鏔吳楊之間謂之伐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孑曼

胡

桃氏爲劒

王昭禹曰剱之工名謂之桃氏以桃能辟除不祥而剱亦能止暴惡故也

臘廣二寸有半寸

鄭康成曰臘謂兩刃○鄭鍔曰古者臘必獵獵而得禽則宰殺以祭故臘於文為月旁巤蓋言於是月必獵也然四時之田得禽皆割以祭獨謂臘祭為大割者蓋冬祭則百物皆可獻其宰殺為多也然則剱刃為臘豈非取其利而可以大割乎○賈氏曰兩面各有刃

○王昭禹曰兩刃各徑二寸半

兩從半之

王昭禹曰謂劒脊中高兩殺而趨鍔○趙氏曰半之

自脊分斷一邊廣一寸四分寸之一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鄭鍔曰莖者劒鐔也柄謂之夾莖者人所把握之處

在夾之中如竹木之莖然故名曰莖取臘廣以爲莖

之圍圍二寸半也長倍之則長五寸

中其莖設其後

趙氏曰中其莖注存兩說一說謂穿劒夾内莖於中

一說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設訓為大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彼注亦云設大也中其莖大其後謂以刃為前以莖為中以設為後則莖以後稍大之視中之數有加焉則操執處有所礙著於把為易制也如今之刀劒末後有鐵圈分外大即與此同○俞氏曰中其莖則易於把握設其後則張而易制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

賈氏曰首廣謂劒把接刃處之徑○鄭康成曰首圍

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賈氏曰圜之謂圜之故廬人皆以圜爲圜之

總論

鄭鍔曰凡劍之制有鋒有鍔有脊有鐔有鋏鋒者所以爲銳也鍔者所以爲利也脊者所以爲幹也鐔者所以爲本也鋏者附鐔者也君子所以防暴惡則大小長短之制宜不茍故其法如此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

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鄭鍔曰此謂桃氏制之以供衛王者之所佩服也人之形貌小大長短各不一也制劒以供其服非直以為觀美要使各適用而已故為三等之制以待三等之士俾隨宜而自便焉劒之莖其長五寸劒之身若五倍其莖之長則三尺也重九鋝則重三斤十二兩也兹其長之極重之至也故謂之上制唯士之長而有力者然後能勝之故上士服之劒身四其莖之長

則二尺五寸也重七鋝則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也長短輕重適得中焉故謂之中制唯人之得中者所宜服故中士服之若身之莖止三其莖則二尺耳重止五鋝則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耳輕而且短故謂之下制士之形短而力微者可以服焉或謂士有上中下之制安知其非指元士之在位者耶以經考之旅賁虎賁皆衛王者也然旅賁氏之夾王車左右各八人所執者戈盾則不服劍矣惟虎賁氏掌先後

王而趨以卒伍不言所執其屬有虎士八百人其人既衆則有上中下之不同可知矣不言所執則服劒可知矣○鄭康成曰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

說劒

○王昭禹曰先王因其人之長短強弱而所服之劒各有度數存焉至於爲弓亦然故弓人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由此觀之皆各稱其人之材力而已

鳧氏為鍾

易氏曰天下之物重不踰金輕不踰羽鳧羽物也輕莫尚焉鍾欲其聲之清揚而遠聞故為鍾以鳧氏取其聲之輕而已○王昭禹曰鳧之為物入水而不溺勝水而不淫先王於樂之聲亦欲其無淫溺故也○陳用之曰以器言則鍾尚羽以義言則鍾陰也為止而聚鳧止而聚者也故為鍾之工名以鳧氏

鄭鍔曰考鍾之制有鎛有鏞有編鍾編鍾十六枚而在一虡小胥正其位磬師教其擊者也鏞則當十二

辰之鐘也所謂笙鏞以閒而典同辨其聲者也比皃氏言大鐘之制所謂鏞也旁有兩欒正有兩面面皆有帶先王之制鐘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而生其方則在西其音則尚羽實樂之最大其聲為衆樂之宗也○毛氏曰有編鐘有特縣之鐘有應律呂之鐘鐘之小大不一故作記者於長短廣狹無一定之論然所謂銑于鼓鉦之名旋榦篆景之制不可闕焉皃氏要隨其鐘之大小斟酌以為之

陳用之曰皃氏為鐘而考工記序言為聲者蓋凡為

樂器以十二聲為之齊量而十二聲皆主於鐘故也

兩欒音鸞謂之銑先典反

薛氏曰鐘口兩角謂之欒○賈氏曰欒銑一物俱謂鐘兩角古之樂器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王氏曰鐘尚羽其聲從紐欒是紐貌如詩素冠棘人欒欒兮彼注云欒欒瘦瘠貌蓋鐘兩角處尖細故曰欒鐘之所先故名銑○王昭禹曰銑言其淨如洗以其無篆隧之文故也

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音征鉦上謂之舞

鄭康成曰此四者鐘體也○鄭鍔曰鐘口兩間其名

曰于鄭氏謂脣之厚形褰袪然為于蓋于者寬緩不迫之義記曰易則易于則于鐘聲之發欲其緩故謂之于○圖説曰鐘聲鏗其聲欲緩故下著之形屈而不正猶氣之于名之曰于○薛氏曰氣之上達謂之于于言其和也○王昭禹曰鼓以作為事凡作樂謂之鼓于上作而擊之之處謂之鼓○鄭鍔曰鼓之上聲之所止之處其名曰鉦鉦言聲之所由止也用兵者以鼓進以金止作樂則戒在于不已而至於流也故鐘之制有鼓以作之又以鉦而止之○陳用之曰鉦之為言正也左右上

下此居正中於鉦之上其名曰舞唯舞者之舞蹈屬有節鉦之有舞蓋或作或止於是而節○俞氏曰舞在鉦上聲之震動於此者故云舞○陳用之曰以舞為義言發揚其體從此也曰銑曰于曰鼓曰鉦曰舞凡此五者皆鐘之體因其聲之所生而制名也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鄭鍔曰甬如甬道之甬言可往來而不窮也舞以為節其作止則其用可以往來而不窮故舞上名曰甬○陳用之曰言若甬生出焉甬上謂之衡者橫在甬上平正而不

欹側故名曰衡○王昭禹曰衡用權以稱物而平之為主也甬上其勢正而鍾賴之以取平焉故謂之衡曰甬曰衡凡此二者皆鍾之柄因其形之可見而制名也

鍾縣音玄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鄭康成曰旋屬鍾柄所以縣之○鄭鍔曰其形如環環則有盤旋之義縣鍾則假物以為之附着鍾偃於此若盤旋然○陳用之曰言其飾之盤旋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所以為固其名曰幹則有正固之義蓋旋蟲則假

物以為設飾鐘縣於此益致其堅固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陳用之曰言所恃以强固　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周之旋蟲也

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鄭鍔曰鐘有銑有于有鼓有鉦有舞其名不可辨乃為之帶如衣之帶然所以介而辨之其介凡四其名曰篆篆如篆刻之篆篆以發隱為義如夏篆之篆文以文飾為義為之介下以發其隱且以飾焉篆間四

處每處有乳各九四九三十六凡鐘有乳三十六枚別無可數故名之曰枚○王昭禹曰數事以係數物以枚枚篆間有鍾乳以夾鼓與舞故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者日之光謂之景枚景一物而二名猶欒與銑皆一物也

于上之攠音摩謂之隧

鄭鍔曰上云銑間謂之于謂鐘脣也于之上所擊之處謂之攠攠言擊之久而必敝如磨然也其攠之處又謂之隧隧如隧道之隧隧而深也本造鐘之時必

窒其形故謂之隧輿人為車三分車廣去一以為隧

隧車輿之深也與鍾隧其理則同○鄭康成曰隧在鼓中窒而光有似

夫隧

趙氏曰自旋蟲以上謂之景所以為鍾之飾凡此諸

體之名或即其體或言其用或取其象或指其物各

有其義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

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

鄭鍔曰此一段言鐘之制非一定如此也假設而言其長短廣狹以為造鐘之法即此數而加減之則十二鐘之制皆推而知鉦欲小於銑而銑間欲與鉦相應銑十分而去二以為鉦則鉦八分矣又以鉦為銑間則銑之間如鉦之徑此鉦銑相應之數也又取銑去二分之外再去其二分以為鼓間鼓之徑居銑間之六則鼓間六分矣又以鼓間為舞脩則脩之徑與鼓間亦居銑間之六俱六分也此鼓舞相應之數也

脩徑也舞之上下促以横為脩以從為廣此脩則言其徑而已又取銑去四分之外又去二分以為舞之廣之長也舞長居銑間之四則舞廣四分也凡此大約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鼓間又居銑徑之六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與舞脩相應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舞間方四則鼓間六分亦其方也鄭康成謂鼓六鉦六舞四則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然必以間為言者何也葢鐘帶謂之篆篆所以為介辨於介

辨之中則謂之間○趙氏曰據此則此鍾果高二尺二寸半口徑果一尺四寸矣然鉦居銑徑之八乃曰六者意者凡言間者除了兩邊帶只論帶内鉦雖八除了帶止六也經雖不言鉦間以類推之可知何者以經與注之意并圖之樣當如此算蓋十分銑去二為鉦是并鉦帶論之以鉦為銑間則鉦帶在銑之間而鉦間則正言也經所以不言鉦間特言鉦者正謂此也至於去二分為鼓然鼓卻無帶占去分數舞縱

四分横六分注卻只說舞間方四縁横去三分以為之間則間者豈非只論帶之内而然乎○王昭禹曰凡鐘之制皆下侈而上斂故鉦之徑居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則與鉦同

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

鄭鍔曰鄭康成言鉦間六若以鉦長六分為甬之長則失之太長故為之甬長者并衡甬而言也然經文不言鉦長之數康成意之也

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

鄭鍔曰爲之圜者其圜之徑與甬之長相當也○賈氏曰自兩欒已上至甬皆下寛上狹衡又在甬上故宜小於甬一分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竇氏曰旋即環也形如璧羨用之以并屬○趙氏曰爲鐘置甬又置衡者葢鐘柄髙則重重則鎮隊得鐘住短則鐘掉而柄易斷若只有甬而無衡則柄低短矣穿旋於中寧無磨齧之患若甬衡一般大則柄又

太重矣所以甬上又為衡者欲鐘柄長而重也以其鐘所取正故謂之衡正在甬上直出者禮書謂横甬上者未達三分甬長以甬長而三分之也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注謂令衡居一分則三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當甬之中央蓋總甬與衡而言也衡居一分甬居二分旋則穿於甬之正中旋下有一分是甬是一在下也旋上有一分甬一分衡是二在上也如此三分其旋旋亦二分在上一分在下注説極

是所以如此者欲旋穿之上甬衡稍長則不唯鎮得鍾住又旋卒急磨齧甬上金錫不盡用得久長而柄不斷也○李嘉會曰銑與鼓皆言間脩不言廣鉦不言間及脩脩只曰以鉦長爲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三分去一以爲衡圍先王不言分齊蓋以在前者可以推類知也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易氏曰大鍾以鼓閒十分之一爲厚小鍾以鉦閒十分之一爲厚則爲厚薄之中今鳧氏言薄厚未免乎震動必有不得其中者○趙氏曰厚薄者謂鑄鐘失

之厚薄不均也震動者作而起發謂之動動而遠聞謂之震謂聲鐘而有聲○毛氏曰說意也不直曰意而謂之說者意或隱微必待解說而後見鐘形之不中則有厚薄鐘口之不正則有侈弇厚之所震動則其聲石薄之所震動則其聲播欲知石播之病則其說在於厚薄之閒而已侈之所由興者其聲為柞弇之所由興者其聲為鬱欲知柞鬱之病則其說在於侈弇之閒而已厚薄侈弇言其形清濁言其聲鐘小

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此太清之所由出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此太濁之所由出或以形言或以聲言睹形可以知其聲聞聲可以求其形凡以相明也○陳用之曰聲出於器有說可推下文所謂已厚則石至長甬則震乃其說也得其說而以類推焉然後能去病而得其所謂善者典同以辨聲為職其言不得不詳鳧氏為鐘記其為之之法足矣不必悉舉也

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

鄭鍔曰此所以說夫震動之由也體失於太厚則聲如石堅實而無聲也體太薄則聲播布散而不聚也

侈則柞弇則鬱

毛氏曰此說侈弇之所由興也○鄭康成曰柞讀為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鬱聲不舒揚○鄭鍔曰口太侈則中央約其聲迫柞則出去必疾口太弇則中央寬其聲鬱勃則收而不揚此皆鍾之形不中乎度其

聲之病則然也則清濁之所興其本於此

長甬則震

鄭鍔曰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則鐘柄亦聲之所寓不可失之太長太長則聲必震震掉也言其動揺不定也王安石以為聲震而遠聞失之

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

趙氏曰大鐘即禮書所謂十二辰之鐘詩書言鏞者

是也小鐘經所謂編鐘是也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昭其細也左傳伶州鳩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今鐘槬矣鐘信乎所尚有小大而制有長短也據注云鼓居銑十分之六鉦居銑十分之八然鼓在銑間無帶鉦卻有帶除帶之數鉦與鼓同居銑十分之六上文所以言鉦間鼓間至鉦只言鉦不言間者蓋間是帶間故也不言間者是并帶算也夫鉦鼓既同數今大鐘

十分鼓間小鐘十分鉦間皆取一以為厚無乃大鐘
薄而小鐘厚乎注云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葢鼓外
有銑間乃有二分闊鉦外只有一分闊此言鼓間鉦
間謂鼓外鉦外也禮書以注疏為誤謂鉦體居銑之
六與鼓間同鉦間又殺與鼓間異葢鉦間雖六分鉦
間卻無六分鼓間六分然鼓間皆謂之鼓鼓間則闊
況鐘上斂下侈不應鉦鼓一般闊兼之經只說間卽
不曾說外若就間內十分取一尚得若就外十分取

一鼓鉦外共有三分能幾闊更就中十分取一鍾無

乃太薄此說極好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鄭鍔曰鍾形大而短短則淺而躁故其聲疾疾言出之速也然形太短則其焆也必易此所以短聞也鍾形小而長長則安而深故其聲舒舒言其鳴之遲也然形太長則其息也亦難此所以遠聞非聞及遠也

謂聲之久而長遠也 ○賈氏曰聲舒遠聞亦不可是以樂記云止如槁木不欲遠聞之驗

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王昭禹曰遂則于上之攠謂之隧是也鄭康成曰厚鍾厚深謂窐之也其窐圜 ○賈氏曰初鑄之時即已深而圜以擬擊也

取其厚之一分而為之深則所擊之處當深六分之一而已深而又圜之所以受擊宜圜故也 ○王昭禹曰深取其厚之一則不傷於鍾之體勢取其圜而不方則有運而行之意 ○李嘉會曰遂者發

聲之所今而圜之則就圜中擊之聲從中發而內外相應矣

鄭鍔曰典同所謂鐘之形聲者十有二此惟言薄厚侈弇四者蓋為鐘之病大槩不出於是四者故也景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然則薄厚侈弇病之所由始歟

周禮訂義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七十四至七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周禮訂義卷七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㮚氏為量

王昭禹曰㮚之為果有堅㮚難渝之意先王之為量使四方觀之以為則萬世守之以為法以立天下之信而無致渝焉所以名官謂之㮚氏○鄭鍔曰言玉之堅則曰縝密以㮚言風之急則曰二之日㮚烈婦人之贄用㮚取其謹飭而堅守也

改煎金錫則不耗

鄭鍔曰量所以量多寡摩於物者其敝必易故必改煎金錫以為之使之縝密而堅實然後磨而不磷堅而不耗改煎者煎而又煎則消融者去已盡矣其所留者皆其精而不能減耗者矣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量與鐘鼎同齊而不同工者豈非以其用金錫又有改煎之法故歟

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

趙氏曰準謂既鍛煉了金錫令平正之齊其塊之大

小也○鄭鍔曰准平是准其金錫六分金一分錫准其多少也准平也知其輕重又欲平其多寡○毛氏曰將煎金錫同當稱之而不能無消耗既煎矣又從而稱之

准之然後量之

鄭鍔曰准以平其多寡量乃量其多寡以納於模範之中疏謂假令為兩斛必為兩模其說正謂此○賈氏曰量謂既准訖量金汁以入模中鑄作之時○趙氏曰此只是說金錫材料權准言未鑄時量言正鑄時皆是稱度金錫多寡上

下文可覆

量之以為鬴（音甫）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音豚）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趙氏曰鬴正是量之身鬴形深一尺內方一尺其外卻圓臀量足也其底深一寸耳量兩耳也深三寸鬴處中正為量身注謂內方尺者據鬴裏面向下處圓其外者外謂向上口脣處遶口圜之又厚以為之脣耳在兩旁可以手舉臀為量底正鬴之下著地者鬴

仰以受物爵覆以受物耳疏謂覆之所受解謂仰以

受物以理推之恐是仰以受物蓋爵被鬴蓋了不得不

覆以受物耳在上無所遮蔽何用覆以受物内方者

不變之體外圓者無窮之用○鄭鍔曰覆鬴用底底

深一寸可容一斗覆鬴用耳耳深三寸可容一升○

王氏曰内方而外圓則天地之象一寸三寸則隂陽

奇耦之義

毛氏曰量之為器有自十而登者若班固所稱是矣

有自四而登者若左傳所稱是矣今記所載亦以四為節○趙氏曰周用四登之數四龠為合四合為升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鬴其實一鬴則四區計六斗四升也其實一豆則四升也其實一升則四合也鬴為六斗四升其説不可易矣彼云自龠而斛皆以十衍之者乃西漢之量觀律歴志言自龠而斛皆以十計之殆倍半於周量之數豈可與㮚氏同論周用指尺八寸為量漢用秬黍十寸為量大小本不同

禮書亦謂周以鬴爲量止於三升豆鬴是也漢以斛爲量爲法備於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三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鬴故鬴六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爲升升十爲斗斗十爲斛故斛十斗周制旁爲升臀爲豆腹爲鬴漢制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至於豆釋疑謂古者或以木或以瓦木豆實四升瓬人言四豆之實是也瓦豆實十升瓬人言豆實三而成斛是也梓人所

謂豆亦瓦豆爾醫之實當與木豆同數然亦不必如此說蓋豆止實四升周禮中並無一斗之豆籩人掌四籩之實注謂籩如豆其實皆四升醢人掌四豆之實與瓬人豆實三而成觳注亦謂豆實四升如舍人共簠簋注云豆四升簠簋實三豆皆一斗二升惟梓人注改豆作斗此乃注之誤禮書云一獻而三酬非謂三番酬謂獻以一升而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觀此則㮚氏之豆實四升明矣但耳實一升而

升之中則别合與侖徑十分左右不必問也

重一鈞

陳用之曰三十斤爲鈞積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聖人衍易以蓍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蓋萬物之情參差不齊至於鈞而止量以量物不可偏也故其重取鈞然則權度之用不然乎曰權衡量其法始於權而成於量量如此他可知矣

薛氏曰㮚氏之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一鈞

律歷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鈞其方尺圜外則同其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者以尺有長短之異也周人璧羡之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為度尺鬴亦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為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內之方皆十方也故言方尺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為百寸此其實所以不同也故周量方尺而狹故其實一鬴而重一鈞漢量方尺而

大故其實一斛而重二鈞二鈞猶不失周人權衡之制而尺之長短則差矣後世不特尺之差而併失其權衡之制晉氏之遷亡其彝量後世小大之制增損不同在隋以三升為一升三兩為一兩一尺二寸為一尺開皇十七年校正張文收所定律云以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皆三之一此隋之制也唐用隋制本朝因之著為令式李昭議樂乃用太府尺自為其法六其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其升為斗九升五

合得太府量斗十斗為尺校大府尺得七寸八分六釐權衡一斤得大府七兩二十一銖半弱則古之權衡度量至漢而失隋而增今而倍之范鎮樂書云開皇官尺今之太府尺是也今之權衡亦古之權衡也臣今所鑄編鍾之黄鍾重半鈞周之鬴重一鈞漢之斛重二鈞其聲皆中黄鍾乃知尺與權衡相傳至今不變唯量有不同今之太府量比古量半之夫史書以開皇變古之度量衡而增其數鎮以聲合黄鍾而

謂隋尺為古尺不知鎮所謂聲合黃鍾者果真與古合乎古人之制失於漢增於隋而倍於今鎮乃認今尺為隋尺以隋尺為古尺故謂今之黃鍾重半鈞而周之鬴一鈞不知周公之一鈞即今之半鈞也量比古得其半其半即古人之全也權度既失尚足以言量乎

趙氏曰一市之間用量亦衆矣若如㮚氏之制民得量而用不亦難乎又況三十斤之重何以運用而舉

之乎又升合斛萃於一器何以分别而量物乎以理究之意者周時止鑄一量藏於王府又鑄數量每侯邦則予一量亦使藏於侯府周公須度量是制定於上使民傚其制而自為量欲為升則放王府之斛耳欲為斗則傚王府之斛斛俾多寡之數須依王府量若民妄自增損或侯邦家量貸公量收則以王府之制正之或量法亡則依此制亦可再舉行舜巡狩同度量是也所以下文繼之以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其聲中黃鍾之宮

王昭禹曰黃鍾為律之本而宮為五聲之綱量之所制其本起於黃鍾之龠其成聲也又復於黃鍾之宮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毛氏曰十二律以黃鍾為首五聲以宮為君必取黃鍾之宮為之聲者明制器之出乎君故也非特此也律首黃鍾得黃鍾之聲可以制餘律聲出於宮得宮可以正四聲先王寓其聲於鏞者亦猶寓度於璧羨是又藏禮於器之意

薛氏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制量則知量法本起於

黃鍾之龠蓋黃鍾中聲也其始以秬黍爲之容故其
實一龠律長九寸而餘律皆起於此是以五度之法
皆起於其長五權之制皆起於其重五量之容皆起
於其龠而衆法具焉量之所容既起於黃鍾之龠則
四龠而合四合而升四升而豆四豆而鬴其制一定
初無毫釐之差則量之成而中黃鍾者亦自然而然
也況乎五度皆起於黃鍾之長而鬴方尺深尺有合
乎黃鍾之度五權皆起於黃鍾之重而鬴之重一鈞

有合乎黄鍾之權量之成而中黄鍾也宜矣鄭氏以黄鍾之宮爲應律之首不知其制惑矣○鄭鍔曰聲無形而寓於器聲亡而器存則聲可復矣故得度量權衡者可以制律而調律者亦可以制度量權衡此量起於律而聲欲中律之首之意

槩而不稅

陳用之曰槩平也謂斗槩以竹木爲之五量資之以爲平月令仲春正權槩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但

欲平而已非有取之之意

趙氏曰謂㮚氏之量是官量在司市所以勘驗諸廛而不容加也○易氏曰槩所以平物也不税所以公天下也後鄭以為守斗斛者之税非謂斗斛有税也以斗斛受其税耳不然則角人之齒骨以度量受之豈皆謂之税哉以此量槩之平通用於民亦通用於官此所以為不税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

鄭康成曰銘刻之也○賈氏曰謂在模上刻之○鄭康成曰時是也允信也○毛氏曰極至也言文德之君有經緯之

文故思索能造其理之至處也揚子曰存神索至此之謂也○易氏曰聖人制量本乎黃鍾之龠五權五度六律六呂皆始於此而禮樂寓焉非時文之君何足以探制作之理中庸曰有其位而無其德不敢作禮樂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德與位兼者非時文而何惟時文之君內忠於心外索於物信臻乎是理之極○鄭鍔曰古者作爲銘文皆所以詔後世非苟䀹文以爲工此銘量之人自謂作是銘文以銘此量非苟爲銘蓋深思精求所以制作之道知其爲是量也允信乎臻於至極制作之用至矣

盡矣後世不可復加矣　○王昭禹曰先王以天下之法所以權壞而不明者常自器始所以僭差而不一者常自量始五量之法苟或亡焉則後世無所取則故為之銘焉所以識之使天下後世由是文而思索以通其意則五量之法信歸於中而有以庇民也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

王昭禹曰嘉者美之至而合禮之善也五量既成其為器也實以藏禮其為禮也實以教中故謂之嘉量

○鄭康成曰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陳用之曰嘉量既成於是以觀四國俾咸用之觀與中正以觀天下觀兵於盟津之觀同觀四國使同其用則雖有私智無所施也

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鄭康成曰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鄭鍔曰啓如啓迪我後人之啓○易氏曰則謂五則之則非特後世五量取則於此如五權之輕重五度之長短六律六呂之高下亦皆取則於此○王昭禹曰嘉量既成以示四國則四國莫不於是而

取中以示後世則後世莫不於是而取法然則先王出之以内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同之以行人凡以覲四國而使之有所則焉故也昔舜之廵狩所以同度量孔子亦曰謹權量而四方之政行焉凡以天下之法於此為重故也後世變亂是則者乃以公量收私量貸此陳氏所以竊民譽莊周欲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者亦有激而云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氣

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杜氏曰肰鑄金之形肰○賈氏曰此鑄治所候烟氣以知生熟之節○趙氏曰成周鑄量須用金錫相和欲堅明不裂也此獨言金者蓋金有三品銀銅鐵錫皆謂之金○鄭鍔曰欲鑄金以爲器必先消煉之以求其精消煉之精麤必觀其氣候氣候者消煉之煙也五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然則金者稟氣自東方之木託形於中央之土青者木之色黃者土之色木猶金之父土猶金

之母而白者西方之色乃金之本質也黑濁者陰陽不辨之氣也始而煎之則黑濁之氣生蓋金錫相雜兩者交戰於烈火之焰故氣之上達者當然也是氣竭則黃白次之蓋金土之氣始見及其久也黃白之氣竭則所以托形爲母者盡矣然後青白次之是則受氣之父與本質皆見矣久而青白之氣竭而青氣獨見則金之本質之氣亦不復留惟所以受氣者獨存則其反本復始歸於其初將百煉而不耗矣如是

乃可鑄也〇陳用之曰輕清者陽也重濁者陰也凡得陽之氣者皆輕以清得陰之氣者皆重以濁自物質觀之輕清者其精者重濁者其麤者也鑄金之狀以青氣為度青之為言精也自黒濁之氣一變而至於黄白再變而至於青白則華者屢矣然昏昏乎其猶有惡也必至青色之純而後精者得焉斯不亦治之至乎夫如是故其為器也其明如燎其淨如洗其澤如沃而用之可久矣

李嘉會曰鑄金之狀不止於量獨於量言之鑄金莫急於量也

段氏闕

易氏曰段氏為鎛器以序工知之凡農器耒以錢鎛

以鎛穫以銍鎛之為利大矣臣工之詩曰庤乃錢鎛庤具也良耜之詩曰其鎛斯趙趙刺也周家以農事開國而盈成之世以此為告成功之頌宜乎段氏以鎛器專其職而記考工者又以粵無鎛為首稱即此意推之則段氏雖亡而不亡矣

函人為甲

趙氏曰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謂之函者取其包含之義甲能包裹人身物不能傷所以名官以函人也

傳說告高宗曰惟甲胄起戎魯侯誓師曰善敹乃甲胄蓋古人用兵本以自衛故以甲為重

陳祥道曰甲亦曰介曰函曰鎧則甲猶植物之有甲也介猶互物之有介也函所以周其身鎧所以致其愷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管子曰蚩尤以金為鎧不可考也

犀甲七屬之樹反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鄭康成曰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賈氏曰謂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為一札上旅之中續札七節六節五節下旅之中亦有此節○毛氏曰凡甲以皮為之其皮方正析而成片如書札之札故謂之札札之相重如木葉之續故謂之葉札葉相連而成列相屬焉故謂之屬○鄭鍔曰屬連綴之義上旅下旅以札相續其名曰屬取其連屬也○趙氏曰用革須要堅實所以必擇犀兕之皮為之○鄭鍔曰犀皮雖堅然生於水水柔物也故不若兕兕獸之尤暴猛者也然兕

皮雖堅又不若合皮之為堅也皮堅則札長皮不堅則札短犀皮甲不甚堅故七屬兕皮甲稍堅蓋其札長故以六屬相續而成也至於取獸之皮去其裏而取其表以二皮之表相合為甲則其堅也極矣其皮堅則札長故五屬而成可也犀皮可以延百年之久兕皮可以延二百年之久合皮可以延三百年之久皮愈堅者壽愈遠也然古之合甲者亦罕聞惟犀兕為常故左氏載華元棄甲之事曰犀兕尚多棄甲則

那荀子言楚之人鮫革犀兕以為甲越語言夫差衣水兕之甲億有三千豈犀兕為常鞹則合甲其費倍故也

陳用之曰犀甲兕甲指其物合甲言其工○李嘉會曰甲貲線以為固縱甲可壽百年二百年三百年線必不可如是之固蓋言壽者非言線言甲耳線則久而可易也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

鄭鍔曰為甲必制革以為札札葉也一葉為一札制而裁之豈可失長短廣狹之度故必先為容然後乃裁割之容謂人之形有長短小大制甲將以衣之必先為之式象○趙氏曰象式謂看人形容了卻自做箇樣制故謂之容必甲恰好容其身而後可○王昭禹曰為函者必審上下之制為弓者必辨安危之人則為甲者亦然因服者之形而為之容以之制革則無贅虧之患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

賈氏曰謂札葉為旅者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即衆也○鄭司農曰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賈氏曰上旅謂衣下旅謂裳春秋傳曰棄其甲裳○鄭鍔曰上旅之續札有七節者有六節者有五節者下旅之續其節亦然稱其上旅下旅之葉使其重如一然後被甲者無上下不等之處於戰便矣

以其長為之圍

毛氏曰長言從圍言横從横而尺數同假令旅長三

尺合前後之圍亦三尺○鄭鍔曰上旅言其長也若夫腰圍之廣惟取其一旅之長以為之廣如此則長短廣狹又如一矣

凡甲鍛丁亂反不摯音至則不堅已敝則撓

鄭鍔曰鍛者治皮之名鍛皮為甲不可太過又不可不及摯謂熟之至也鍛治不至於熟則不堅熟之太過至於敝困則甲必柔而易曲惟無過不及然後為善

凡察革之道

趙氏曰此是論察革之節目葢衛人者在甲爲甲者在革革之美惡由人鍛之善否察不詳不知其病故察革亦有道焉○鄭鍔曰車之行也必假於輪之圓察車者必察其輪是爲得察車之道甲之制也必由於革之堅察甲者必察其革是爲得察甲之道然察車不言察輪而察甲乃言察革者葢輪未成則車不可得而察察輪言察車則要其已成然後知也甲未制則革先在所察甲言革則自其未成必欲知之也

或知之於未成之前或知之於已然之後各因其器而致精焉兹其所以為有道也故曰察革之道

眡其鑽空音孔欲其窓音宛也

毛氏曰凡言眡者以目視之○鄭司農曰窓小孔貌窓讀為宛彼北林之菀○鄭鍔曰堅革雖鑽之以孔而孔不寛故眡其鑽孔欲其窓窓者其孔閉而不開也

眡其裏欲其易去聲也

鄭鍔曰鍛革之熟則革之裏必平易而無敗蔵故眡其裏欲其易易者治之精而無蔵也與孟子以百畝不易爲己憂之易同○毛氏曰易者和易而不乖言札葉之相續若不相得則必乖而不易○陳用之曰易謂坦易而明

眡其朕直忍反欲其直也

趙氏曰朕謂革之制樣以其有端倪朕兆可見也但鍛煉未成之時眡之方可言朕若鍛成則形迹顯然不可言朕矣苟直而無橈則其制善而無惡故下文

繼之以制善也

毛氏曰裏非不欲直外非不欲易凡以相備云爾

櫜之欲其約也

鄭鍔曰櫜謂甲之衣制甲已成卷藏於櫜中則欲其約約者縮而小也弓矢之衣謂之櫜故記曰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與此櫜之欲其約同。鄭司農曰春秋傳曰櫜甲而見子南

○趙氏曰此是鍛得革軟熟故卷時甚少如此革密緻而能周革內更無少生硬處故下文繼

之以周也

舉而眂之欲其豐也

毛氏曰舉者以手舉之○鄭鍔曰豐者侈大之貌舉甲而視之則欲其雖小而若大雖狹而若侈故曰欲其豐

毛氏曰橐而藏則見於不用故欲約之則小而易制舉而張則見於臨事故欲豐之則足以周其身自非鍛之至造之精何能豐約而隨體哉

衣於既反之欲其無齘戶界反也

毛氏曰衣者以身被之○鄭鍔曰齘者齒之介辨也齒齘則齟齬不齊衣甲於身則欲其甲葉不相參差無若齒齘而不齊故曰欲其無齘○毛氏曰人之臨敵坐作進退不一衣宜從欲故欲不齘齘音械謂齒嚙也齒怒也嚙而怒則梗而不通衣之不能從欲矣

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

鄭鍔曰此又覆說上文革不堅則孔不窓孔之窓則知其革之堅實矣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

陳用之曰更謂材更之而可久○鄭鍔曰材不更則裏不易裏之易則知其材之累更鍛治也

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

鄭鍔曰朕之直者必其裁制之盡善○毛氏曰衆札相比未必上下之直惟善制者矯枉以爲直合衆以爲同所以致其朕之直

櫜之而約則周也

鄭鍔曰制之周密而不寬故橐之必約周如周于德周于利周言其密也

舉之而豐則明也

鄭鍔曰色澤鮮明則人視之雖小若大故舉之而豐明如三辰旂旗昭其明言其著也

衣之無齘則變也

鄭司農曰變隨人身便利○鄭鍔曰其制巧妙隨人身更變所衣者宜故衣之無齘變如上下無常惟變所適之變○易氏曰○毛衣甲於身以無齘齧為利則回旋而適於用

氏曰上言材更據制時言之此言變據衣時言之

總論

李嘉會曰皮堅則難入今而密則革堅矣兩皮合縫易於突今裏面和易則材必更練矣兩面朕直則制直而不撓卷而約則緻密而周舉而豐則四面皆見而無隱衣之無斷則坐起拜跪皆便而能變通也

陳用之曰甲以自營戎事所先先王於此尤致其悉焉書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甲也冑也干

也所以自保者尤所當急故既言善矣又言弔也即是三者言之甲又在所先焉函人所記之詳得無謂乎

周禮訂義卷七十四

周禮訂義卷七十五　　宋　王與之　撰

鮑人之事

鄭康成曰鮑故書或作鞄○鄭鍔曰鞄人治革則字之從革為近今從魚字恐無謂○陳用之曰說文鮑柔革之工○鄭司農曰蒼頡篇有鮑羌也

然皮而去其毛為革熟之為韋考工所記既有韋氏而鮑人所記又皆柔革之事蓋韋氏之篇亡矣所掌不可得而攷而鮑之所掌皆治革而柔之之事○王

昭禹曰鮑人治革雖以一物之微而作治之效為冣多或用之為鞾飾或用之為器物一皆取足於鮑人所以獨言鮑人之事也與夫畫繢之事車人之事皆言事同意

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

鄭鍔曰治革者以色之白為美故遠而視之欲其如荼之白荼者先儒以為茅莠也詩曰誰為荼苦菜也葉似苣而細斷之有白汁非此所謂荼白也茅之為

物潔白易曰藉用白茅茅本自白矣茅之始生者曰

萸則又柔而白也欲其荼白盖指茅之萸為荼也○

易氏曰凡革之制望而眂之其色多晦今欲如荼色

之白

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

鄭康成曰謂親手煩撋之○鄭鍔曰鍛革至於極熟

則握之必柔而滑進而握之以手欲其柔滑盖以熟

為貴

卷而摶（音轉）之欲其無迆也

鄭司農曰卷讀為可卷而懷之之卷摶讀為縳一如瑱之縳謂卷縳韋革也迆讀為既建而迆之之迆無迆謂革不辟○陳用之曰卷而摶之欲其無迆迆邪行也治革而厚薄不常則卷而摶之而文理邪行矣故欲其無迆

眡其著欲其淺也

陳用之曰所謂著之於物○趙氏曰淺薄也○鄭鍔

曰革若調善則鋪着之處雖厚如薄故謂之淺其着者淺則調善可知

察其線欲其藏也

杜氏曰線謂縫革之縷〇鄭鍔曰革若堅縮則受縷也必沒而不露其線若藏則革之堅縮可知

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

鄭鍔曰此又覆說上文〇王昭禹曰革色白如荼秀其質雖美必疾澣之不使久居水中則堅而難壞〇鄭

鍔曰疾者革體之急疾也苟其體之急疾及其濯之以水則必堅矣蓋物體之緩散者見水則益弱皮以堅為體故澣之欲其堅非疾則不能堅也

趙氏曰此革既欲荼白又欲柔滑則知不為甲明矣又甲用生皮鮑人乃熟皮鮑人之革諒是為裹轂矢箙鞸舄之類要柔與光白皮方可用韋氏郤是工於穿縛皮條為韋弁等物

欲其柔滑而腥音渥脂之則需音軟

鄭司農曰腥讀如沾渥之渥既渥言漸漬之厚○趙氏曰如詩既優劚

讀如柔需之需○趙氏曰（需言軟也）謂厚脂之韋革柔需○鄭鍔曰革雖欲其握之柔而滑然又以脂為貴脂者革體之潤澤也茍其體之潤澤及其用脂以治之則必需矣蓋物體之焦枯者脂之而不相入皮以需為用故脂之欲其需然非握則不能需也今治皮者多用脂膏以柔之蓋古之遺法歟需與軟同謂柔弱也○毛氏曰瀞欲疾脂欲厚蓋用脂可過用水不可過

引而信（音伸）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

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茍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茍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音踐也

毛氏曰引而伸之以下數句當在卷而摶之之後脫誤在此○鄭鍔曰革若引而伸之平正而無邪曲則是始馬取其材之端正而不偏若伸之而邪枉不正則是左右二方必有緩急之偏如左右有緩有急則他日用之其急處先裂急處先裂則是用博大之物

裁翦為小狹之物也何則革體既博一方先裂不可棄也必裁去其裂者而用其不裂者則壞廣為狹也故曰以博為帴帴與小戔俴杈之俴同俴俴小之貌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

鄭康成曰序舒也謂其革均也

愚案此又覆說前之卷而摶之宜其邪迆而突出能不迆者必其厚薄有序均一無差故爾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

陳用之曰信讀為屈信之信謂不縮急也

愚案所附著者厚厚不能使之薄能淺其著者由革之伸直無縮緩故爾

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音吝

鄭司農曰甐讀為磨而不磷之磷謂韋革縫縷沒藏於韋革中則雖敝縷不傷也

韗人為臯陶

趙氏曰成周制鼓其冒以革其質以木臯陶即鼓之

木名注云謂之臯陶者正言鼓木是也臯言始也陶言中虚如陶穴然也鼓始於斲木以爲質終於制韋以成聲臯陶之義取此鞾字無意義可解○李嘉會曰鞾字從軍鼓用於軍𪔂鼓用於師役正鞾人之事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易氏曰謂鼓木之版此鼓二十版每版兩頭各廣六寸其圍丈有二尺而鼓面徑四尺矣中尺謂鼓板之中一尺其圍二丈其鼓之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

二矣此鼓之中徑即所謂穹者而復言穹者三之一如鼓面徑四尺則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兩面倍之則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則穹徑亦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正與上文六尺之徑合○王昭禹曰左右端與中廣雖不同而版之厚則同於三寸

穹者三之一

毛氏曰天中高而四垂故其勢穹而版亦中央起兩

端斂故其中央謂之穹言穹則與賁圍亦異矣圍合四圍而言穹則據圍之半言之耳合穹成圍穹加鼓面三之一則圍必加三之二謂鼓廣徑四尺其穹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其圍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鄭康成曰穹窿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如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鼓合二十版○賈氏曰經不言版數而鄭知版數者以上下相約而知此鼓言版之寬狹不言面

之尺數下言二鼓皆面四尺不言版之寛狹明皆有鼓四尺乃鼓版之寛狹也

上三正

趙氏曰上三正謂鼓版輳合就要兩頭趨革冒處幷中央一平作三節平直兩頭雖邪下去然亦要正直去否則不成面四尺但要稜角起不要弧曲如臯鼓之磬折曰上三正者言數鼓匡上有三處平正穹處一直也注謂三處居二尺二寸以其長六尺六寸故也

鄭鍔曰此鼓版長六尺六寸其穹窿而上者與上下兩端三處其長皆欲平正如一也上長二尺二寸中央穹長二尺二寸下端長二尺二寸皆平正如一無長短減殺也○毛氏曰上下中謂之三正而獨曰上者省文○陳用之曰鄭以正為直既曰穹矣奚以直為疑正如射侯之正言所飾也

鄭鍔曰鼓人六鼓此有鼖鼓皋鼓之制其雷靈路三鼓或八面六面四面不合此六尺六寸之制以理攷之謂為晉鼓或然也○易氏曰先儒以此為晉鼓其説不經見已上皆皋陶之制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

鄭鍔曰鼓長八尺言其身也鼓四尺言其面也其中之圍加其面三之一則其圍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前所謂穹者三之一蓋其一旁所加之數故兩旁加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則只加其面三分之一耳與彼所謂穹者異○鄭康成曰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

之一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

鄭鍔曰鼖之為言大也○李嘉會曰道大謂之路事大謂之鼖　長八尺

大四尺可謂大矣故以鼓軍事言其事之大也○趙氏曰

鼓用於軍旅要聲洪大所以長八尺然書言鼖鼓維鏞則不特軍事用之

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鄭鍔曰皐者長也緩也惟長故緩用民之力不欲亟

故長其鼓之形欲其聲之緩此則用於役事是也○王

昭禹曰昔魯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

馬用速成以勦民也然則用民之力其可趣之使疾

予詩曰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者葢以皋陶節之使緩而不能勝其疾也

趙氏曰八尺曰尋尋有四尺長一丈二尺也倨直勾曲曲與直要如磬折旋之勢不三正也○毛氏曰凡磬之折股為二則在上者大而短鼓為三則在下者小而長今此鼓丈有二尺而磬折則自四尺而上曲而大自八尺而下直而小所以然者以鼓兩面皆方四尺既不三正不曲其上而直其下則無以致鼓面之皆四尺其欲聲之遠聞亦不可得○鄭鍔曰二鼓之面各以四尺

為率者鼓以聲之四達為主故也

總論

易氏曰此經先言鼖鼓之制以軍事為先次言臯鼓之制役事次於軍事故也○陳用之曰鼓之名多矣此所記者二而已蓋韗人一篇或言其鼓之制或言其鼓木之制或舉中圍以見上下使後世可觸類而長之然則雷鼓靈鼓之大鼛鼓鼖鼓之小皆可知矣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鄭康成曰冒蒙鼓以革也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鄭鍔曰雷之發蟄聲震百里鼓欲其聲如雷故冒鼓必取啟蟄之日先王之制器其取法天道纖悉必攷有如此者

良鼓瑕如積環

鄭鍔曰瑕者漆之文理也鼓之革調急則漆之也其瑕如累積玉環然蓋環之累相重積其文理周圜環合可觀冒鼓之革茍調而急則既漆之後其文理周圜環合而圜亦如環也若急而不調則其漆所幔文

不能然唯如環之積乃驗其為良矣○王昭禹曰其革之調急而瑕於內而著見於外

皐陶周圍若環之積○毛氏曰冒鼓欲急急則聲彰然一偏急則所漆之瑕必有偏而不得如環之重積故曰良鞼環濟則知其用力之均良鼓環濟則知其治革之調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王昭禹曰鼓之聲隨其形之大小長短而已鼓大而

短其勢促而迫故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其勢展而伸故聲舒而遠聞則為鼓者不可不審其然也○鄭鍔曰皆鼓之病與鐘同

韋氏闕

易氏曰韋氏之篇亡矣其所掌不可攷上經鮑人之事則治革而柔之者蓋皮之去毛則為革熟之則為韋革如革車之類不必其熟也韋如韋弁服之類必待熟而後可或者韋氏所掌用於弁服之類云耳

裘氏 闕

易氏曰裘氏亡篇亦不可攷然天官掌皮為大裘以至良裘功裘此經復有裘氏亦猶春官有典瑞此經復有玉人之事或者裘氏掌其制而掌皮言其用

畫繢之事雜五色

陳用之曰畫為之畫而已繢為之繪五采焉畫繢之用不止於衣裳之間故不言其所繢而統言其事○王昭禹曰畫繢之事不過五色而已模成物體而各有分畫故謂之畫分布五色而會聚之則謂之繢所謂

青與白相次赤與黒相次比之謂繢也所謂山以章此之謂畫也故司几筵有所謂繢純則繢而後純有所謂畫純則純而後畫比畫繢之别○鄭鍔曰自陰陽判為五行五行之位正而五色遂章左傳所謂天有六氣發為五色是也然各奠其方各形其色未足以為文采之美惟畫繢之工取五行而雜錯之然後其文為可觀既著為文彩則其離道也益遠故以事言焉

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黒天謂之玄地謂之黄

鄭康成曰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繢以為衣○鄭鍔曰東方震之位震為木木始生則其色青南方離之位離為火火炎熾則其色赤西方兊之位兊為金金之色白北方坎之位坎為水水之色黒天位乎上觀之蒼然不可得而名謂之玄者以其遠而最微所可見者玄而已玄者黒色之尚微乎地位乎下土壤不齊不可得而名謂之黄者以其成物之功所最盛者黄而已黄者地色之得中乎凡取其四

方上下位色之著者而名之故皆以謂之為言然其色之别有六畫繢之事獨以五色為言何也○項氏曰五而六者玄即黑也葢玄之與黒皆北方之色黒者隂之正北方者萬物歸根復命之地而純隂之所聚也乃取其正者以名之然亦可謂之玄焉自其辨而言之則玄淺而黒深自其體而言之初不甚相遠也然則畫玄黒者殆難辨也故特以雜五色言焉○易氏曰六入為玄則有黒有赤赤者陽之正黒者隂之正惟天體備

陰陽之正色而運此五行者也

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黄相次也

鄭鍔曰此言畫繢之事取其自然之色而合之先後次第各有所宜○趙氏曰注謂此布采之次第是繢於衣者其説恐拘葢木者金之配故青與白相次火者水之配故赤與黑相次地者天之配故玄與黄相次想布采畫之時青必與白相對其他亦然如畫火在南邊是赤必畫黑色者在北邊此又順方隅之次

第○易氏曰相次非次序之謂亦雜比以為設色之美而已以天地之色與四方之色並列於四時之間亦猶乾坤二卦與六子之卦並列於十二月之氣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鄭鍔曰此又言畫繢之事取其自然之色而雜之文章黼黻各有其義易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者言陰陽之雜也青與赤謂之文者合青與赤

二色相雜乃名曰文也盖東方之青少陽之色少陽柔也南方之赤盛陽之色盛陽剛也以青合赤剛柔相雜粲然可覩兹其所以為文歟傳曰東南為文謂此也○易氏曰巽位乎東南萬物趨於文明之地故青與赤謂之文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章者言陰陽之相成也赤與白謂之章者取其陰陽之成其功最著而言之自春徂夏生者終乎假大自夏徂秋長者漸至於揫斂赤者夏之色萬物潔齊而文明白者秋之色萬物

肅殺而刻制以赤合白陰陽相成其功著見茲其所以為章歟傳曰西南為章謂此也○易氏曰坤位乎西南萬物均成於致役之地故赤與白謂之章然二位皆合赤以為之者蓋東者陽之位西者陰之正西南者陰陽之所雜東之文非赤則不能著西之章非赤則不能成也○王昭禹曰東之青則純乎陽南之赤則雜乎陰陽剛而陰柔雜之故青與赤謂之文南之赤則陽之生氣於是乎極西之白則陰之殺氣於是乎中陰出而以成陽為事故赤與白謂之章文者章之始章者文之就剛柔雜於東南而為文至西南而後章雜固其所也○包氏曰文者取其文明之義而青與赤則純於東南之陽有文明之象焉故

青與赤謂之文章者取其成章之義而赤與白則以陽而雜於西方之隂有剛柔相成之義焉故赤與白謂之章

黼畫為斧形斧之為物能斷制也非義則不能斷白與黑謂之黼者惟義惟智然後斷故也葢白者西方之金金刻制所以為義黒者北方之水水明內景其照在内所以為智以卦推之其位為乾乾西北也惟乾剛健故能決天事之武在於是也王巾皆黼王位設黼依皆取諸此而已此白黒所以謂之黼也

黻兩已相背相背所以見其辨也黒與青謂之黻者

蓋黑北方之色北方者萬物歸根復本之地藏而不
見青東方之色東方者萬物出萌坼甲之時見而不
藏黑色在北其卦為復復者反也青色在東其卦為
震震者動也反則入動則出一出一入其辨明矣人
道之別在於是也黻衣繡裳以賜諸侯亦取諸此而
已此黑青所以謂之黻也○陳用之曰乾位西北其
道主斷故白與黑謂之黼艮位東北陰陽各上其所而辨故黑與青謂之黻○
鄭敬仲曰斧所以立威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
北用武之方黻則兩己相背蓋
北則物藏之方東則帝出之方○包氏曰黼取其斷

決其象畫一斧形而白黑色是純陰之色有決斷之義且黑與白色判然不侔故謂之黼黻取其辨其象兩巳相背有殊異之義而黑與青是以色之陰而雜乎陽有剛柔相辨之意故謂之黻

項氏曰青以白次赤以黑次玄以黃次此六色之相配者績之以為衣青以赤繼赤以白繼白以黑繼黑以青繼此五色之相生者繡之以為裳

陳藴之曰繪事則青白赤黑玄黃而對方繡事則青

赤赤白白黑黑青而比方何也繪陽事也陽則尊而不親故對方而不比繡陰事也陰則親而不尊故比方而不對

五采備謂之繡

趙氏曰五采備是上五色備具然後謂之繡注云繡是施於裳此雜五色皆繡於裳者○易氏曰書言六章之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藻而繼之以火青與赤之文也言火而繼之以粉米赤與白之章也言粉米而繼之以黼白與青之黼也言黼而繼之以黻黑與青之黻也惟黃之色無所見而宗彝繡以虎蜼則亦以黃為色

茲實五采備之證言五采而不言五色盖畫繢主乎設色而繡則以五采為用故耳若上文六色與六色相次恐凡繢畫皆然經不曾指名是衣上用難拘以繢於衣也始疑畫繢只理會彩畫不預繡事然疏云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繢二工共一職則知考工之繡係用五采畫成物象却就上模着繡刺也○徐氏曰凡物資始於天者必生養於地而後成就此裳所以獨備五采而成繡○易氏曰畫繢陽也施采未備象陽也繡陰也陰道常乏常嫌於不備故五采備謂之繡

土以黄其象方天時變

鄭鍔曰土者地也黄者地之中色故畫以黄地道成矩惟矩則方故畫地之形則以方惟天以一氣運而為四時四時之色春則為青夏則為赤秋則為白冬則為黒故畫天則隨時而變其色○趙氏曰想畫天時必占青赤白黒四時爾謂備其四色非謂春間則畫青色之類然上文玄何也蓋言玄者所以述天之色玄妙處考功不得已而强名之若畫天上以玄則玄豈足以定天之色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此所以於畫形處却言天時變也○王昭禹曰地道静而有常天道動而無常

則化者地之用而變者天之用故曰天時變

火以圜

趙氏曰地二生火其神無方其體非體而託於物以為體其用非用而因於物以為用其形雖銳而性則圜而無不周畫火難定其形只得畫其性之圜爾

山以章

趙氏曰鄭改章作獐是山中物對下水以龍此未是蓋章是山之草木星辰天之章草木地之章畫山雖

有形須畫出草木之文而成章王解引爾雅曰山曰上正章謂畫山雖畫其章亦必畫其上正之形謂畫一坐山上頭尖要正亦不必如此說

水以龍

趙氏曰龍水中神物畫水不畫龍則無以見變化之神

鄭鍔曰火以圜者體神而妙用山以章者即仁以顯道水以龍者因智而樂動○王昭禹曰以上皆畫於

服

鳥獸虵

趙氏曰鳥鳥隼之屬獸熊虎之屬虵龜虵之屬注云此即華蟲也是蟲之有毛鱗文采者疏云即是華蟲盖蟲有生之總名此言鳥以其有翼獸以其有毛虵以其有鱗王解謂畫在旗上恐有此理盖合九旗所畫之象故也○鄭鍔曰是三物者有於旌旗而畫之有於衣服而畫之不盡言所取象之物者殆舉其一

以見其二之意○李嘉會曰羽鱗毛介不可定名舉此三者可以類推

總論

王昭禹曰古之畫繢之事以見於衣服車旗宮室器械之間者其為象豈一端而已仰以觀天之文俯以察地之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或象其形與其性或象其色與其用道德之義性命之理皆寓乎中將使天下之人目擊心喻而得乎不詭之大瀍土以黄則象其色也其象方則象其形也天時變則象其用也

火以圜則象其性也至於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虵之類亦皆象其形也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鄭康成曰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為巧○王昭禹曰五行播於四序而人覩以為時五行發於五氣而人覩以為色四時之錯行五行之迭運然後歲功待之以為成物曲資之以為利四時之協比五色之間施然後服飾得之以為盛彰施因之以為明

然所以雜施之者在乎工所以章之者在乎巧非聖人不能作而採其道非智者不能創而明其濾而巧者述聖人之道循智者之濾以為文而已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陳用之曰素者質也繢者文也苟無其質文何所加質者在所先則文在所後矣○易氏曰甘受和白受采畫繢之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焉子夏問詩云素以為絢兮而夫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即有禮

後乎之對蓋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繢事必以粉素為質以粉素為質而謂之功者猶言彰施五采必待此而後為功○張横渠曰因萬物之理以用其智則智不鑿反天下之文以歸於質則文不弊畫繢之事文采既極而以素功為後焉豈非反天下之文以歸於質耶易之賁曰白賁无咎夫賁之極以白

總是欲歸質也

鍾氏染羽

陳用之曰鍾聚也染羽之工名以鍾氏取其色之聚也○賈氏曰染布帛在天官染人此惟染鳥羽而已

夏采注云染鳥羽謂之夏采即此鍾氏所染也○王昭禹曰羽之為物雖微而旌旗車服之用衆而不可廢此先王所以獨立官以染歟

鄭鍔曰堯舜之世羽畎夏翟徐州貢之周時豈無設官以染羽何耶蓋有虞之時尚質而未文雖用尤寡後世日趨於文以周制覸之王后之衣服則用羽后之車容蓋則用羽國之旌旗則用羽舞者所執則用羽其他用為衣服之飾多矣況以愛物為心者不忍

多殺也於是有染羽之灋取夫羽之可染者而染以用之○毛氏曰四方之貢有限而邦國之用無時必求其自然而用之或不給矣此先王所以有染羽之法

以朱湛子潛反丹秫音述三月而熾之

王昭禹曰朱謂朱砂以為朱也○鄭司農曰湛漬也鄭康成曰曰讀如漸車帷裳之漸丹秫赤粟○鄭康成曰熾炊也○賈氏曰初以朱湛丹秫當在春日須浸至六月之時而染之○王昭禹曰以朱湛漸赤粟以染羽至於天時之一變而後炊熾之以羽之

入色為難故也

淳_{章均反}而漬之

鄭康成曰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羽漬猶染也○賈氏曰既熾之即以炊下湯淋所炊丹秫取其汁以染鳥羽而又漸漬之也○王昭禹曰淳與㡆氏所謂渥淳其帛之淳同熟之使自厚也蓋始以朱秫湛熾之其色為未深又從而淳熟而漬之謂之漬非一朝一夕之故緩而入之有漸次爾

三入為纁許云反五入為緅側留反七入為緇

鄭鍔曰爾雅云一染謂之縓縓音茜朱與丹秫所染故始入必茜也再染謂之竀竀音赬詩有魴魚赬尾言其赤也三染謂之纁纁赤而黄之色也與此言三入為纁同然不見四入之也士冠禮有朱紘之文康成謂朱則四入歟然則以纁入赤汁則為朱矣纁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為紺矣若以紺入黑則為緅緅爵頭之色赤多黑少與紺相類之色故孔子云君子

不以紺緅飾自緅而入則為玄康成謂玄六入之色自玄入黑汁則為緇矣故曰七入為緇緇玄色之尤深也禮制所用者玄纁與緇色為多而此只言纁緅而已至於青黃非不用也皆不言焉豈非羽之所染者只此三色故歟○趙氏曰玄緇相類所以染人言玄而不及緇鍾人言緇而不及玄也否則三色顏色濃厚染羽為難故特記之以見其所重耶　乃若染人夏纁玄秋染夏則緣帛五色備焉此為異也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今以天官染人攷之春暴練者其㡛氏歟其

職所謂湅絲湅帛是也夏纁玄者其鍾氏𣜩其職所謂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雖不言玄鄭氏謂玄在緇緅之間是也若夫染夏雖不見於考工而經有五采備之文不然其筐人之職乎○李嘉會曰羽貴乎五采令不說朱而說纁不說玄而說緅不說黑而說緇以所入之詳略而定其色之深淺使後人自以意為入之詳略而其色可別矣

筐人 闕

㡃氏湅絲

王昭禹曰治絲帛而熟之謂之㡛絲帛熟然後可設飾為用故其字從巾從巟㡛言治之使熟也猶巟土以為田巾則設飾之服○陳用之曰㡛氏治絲而湅者名謂之㡛治巟之意也

○毛氏曰染人掌染絲帛而㡛氏掌湅絲帛則㡛氏之湅以待染人之所染蓋素功不立采色無所附焉此㡛氏所以預設色之工

以涚音稅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步卜反之

鄭鍔曰湅絲之灋以涚水漚之漚如漚麻之漚蓋浸

漬之也以水涗灰謂之涗如涗酌之涗盖以茅而涗酒故謂之涗酌也用涗水以漚其絲所以去其不蠲以致潔也○趙氏曰謂以水和解其灰澄清而洗濯之以浸漬絲也唯潔淨然後能受色既漚七日矣乃取而暴之日中其暴也當去地一尺而已必以去地一尺為度者不欲其高懼陽氣燥之則其色失於燥而不鮮明也○毛氏曰絲以柔為善暴之太過則失其柔而變其性故去地尺暴之欲其地氣之相接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鄭康成曰宿諸井縣井中○王昭禹曰晝暴諸日則以陽氣温之也夜宿諸井則以陰氣寒之也謂水湅則非渥淳之使熟也以陰陽之氣使之熟而已○毛氏曰暴雖在晝而夜必宿於井又欲其水氣之相蒸○鄭鍔曰必以七日七夜為度者欲其得陰陽之氣一於平而不偏也

湅帛以欄音練又簡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

易氏曰絲弱於帛帛壯於絲湅絲不過涚水而漚之

湅帛則以欄為灰煑而熟之以至淫之盝之又至於

塗之宿之其瀍為特詳○趙氏曰以欄為灰謂燒欄木以為灰也渥淳以灰煑熟漸漬其帛也淳沃也渥漬之使厚也既曰渥淳不可遽至乾熇故實諸潤澤之器蜃白蛤也以蛤為粉浸淫器中欲令帛白也淫即善防者水淫之之淫○陳用之曰既曰渥淳必有水焉非特灰而已故實於澤器欲其不遽以乾熇故也淫謂粉蜃以淫其上則閑其濕於澤器之中而得以漸漬之矣○毛氏曰以欄為灰變生而熟以蜃為灰變質而白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

鄭康成曰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盝晞之晞而揮去其蜃○毛氏曰於器從而振之謂之盝○陳用之曰盝以盛之○王昭禹曰灰既澄而清則盝而出之而揮去其所染之蜃灰

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

鄭康成曰更渥淳之○王昭禹曰既揮其灰沃之以水又從而盝出之既盝出矣又從而塗之以蜃灰而宿之則使經宿焉○毛氏曰自此不復用練亦不須

和以水其帛且濕但塗以乾灰而已豈非變生為熟易而變質為白難乎○陳用之曰或言實諸澤器不言塗宿或言塗宿而不言灰蜃之用相備以見也

明日沃而盝之

毛氏曰塗之矣復以清水沃而盝之者去其所塗之灰也然塗之宿而已明日從而盝之與夫清其灰而盝之異矣此盝之二每事不同因其事也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王昭禹曰又從而暴諸日而溫之以陽氣宿諸井而寒之以陰氣

總論

鄭鍔曰上文湅絲記水湅之灋此文湅帛記灰湅之灋夫絲帛事之末者也凡為女工者能之何待設官掌其事耶盖先王為國以禮之制所辨者在於毫厘之際其於服色之間尤致其謹也如玄以象天黃以象地青以象東方白以象西方赤以象南方黑以象

北方如纁之赤黃如緅之赤青如綼之赤黑如朱之象正陽如緇之象正陰如紫如綠之為間色一失其辨則分因而不明一失其色則義從而無所攷詩人所謂赤芾玄衮赤舄朱英綠縢之類彼豈區區然辨其色哉義各有所主分各有所明故也色之所係者乃分之所寓則絲帛之所以染乎色者詎可易而為之哉染人云春暴湅然則所謂湅而暴之者皆以春時也染在染人湅在慌氏二官聯事為不輕矣

周禮訂義卷七十五